

马老师说,在你们哈尼人眼里,老虎也真是蠢到家了,比我们汉人还蠢。老人家,你讲的是哪里的故事啊,不会是南糯山吧。

“是大黑山。大黑山也是我们哈尼人的茶山。世界上最古老的野生茶树王,就在大黑山里。听他们说,前几年茶树王倒掉了。”

“老人家,那棵倒掉的茶树王已经有了一个博物馆,专门收藏它。我先后两次去看它,收藏它的是广东的陈升茶号。”

“大黑山原来是我们布朗人的,那棵野生茶树王是布朗的神树。我们每年都会跑一趟大黑山去朝拜神树。”

马老师说,我知道茶树王也是哈尼人的神树。哈尼人和布朗人是兄弟。

别样吾很得意,“我怎么说,不是乱说吧。”

贝玛说,“还用你说,每个布朗人都知道。”

马老师说,“野生茶树王是对的,布朗哈尼兄弟是对的。可是老虎不怕也是对的吗?首先,老虎有那么蠢吗?再有,有老虎就不可能只有一只,那些老虎去哪儿了?”

“马老师,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在故事里,老虎只有一只,别的老虎不在故事里啊。至少在故事外面,还有不怕的家人,不怕当然有爸爸有妈妈。”

“老人家,说心里话,我不怎么相信大黑山曾经有过老虎。我们汉人的谚语

说,一山容不得二虎。老虎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有的。前几年有人说他见到了老虎,而且拍了照片。许多人不信,就搞了人肉搜索,最后发现那些老虎照片是假的。那个人姓周,网民都叫他周老虎。周老虎一时成了全中国最著名的撒谎人。”

“你放心吧,马老师,我不是周老虎。因为这个故事不是我的,是祖先传下来的。”

“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故事就是故事,不可以当真。”

“可是祖先一定是见过老虎的,不然怎么能凭空编出老虎的故事呢?祖先没有汽车摩托车这些,他们一辈子没到过一百里以外的地方。他们没有电影电视可看,肯定就没见过老虎的样子。我猜他们编不出有老虎的故事。”

“你们说的老虎是什么东西?我连听也没听说过,别说见了。老虎很凶吗?”

“贝玛,你相信勐海有老虎吗?”“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布朗人不说不知道的东西。勐海那么大,有那么多大山和坝子。布朗人只占了几个小小的山头,布朗人只懂得弄茶,不知道别的。”

“马老师,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证明勐海有老虎。勐海最多的是傣人。我有一个傣人的故事,也是讲老虎和蛤蟆的。”

“老人家,那就听你说说傣人的老虎故事吧。”

鲁迅的小事

赵松

数不胜数,不管怎么说,研究鲁迅始终是显学。但要是把那些研究成果放在《鲁迅全集》前,并对照鲁迅的人生,就会觉得都还是小了。其实也正常,我自己读鲁迅也有三十多年了,还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当时觉得颇有心得,现在回头看一下,却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有时候,偶然想到鲁迅,就发现浮现在脑海里的,都是些小事,不过搁在一起琢磨一下,也颇有意思。比如说到鲁迅的个性,无论为人为文,有时会给人以沉郁深刻的印象,有时则让人觉得异常尖锐。其实他是有温和明朗一面的。在好友们的回忆中,他不仅是个值得信赖、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还很风趣幽默。他对晚辈作家不仅提携有加,在日常生活中也多有爱护,很多时候更像严师与慈父的合体。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之所以特别精彩,关键就在于它们既活现出鲁迅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还对鲁迅那隐秘的情感与精神世界有敏锐的发现。当我们感觉到萧红的超凡才华与纯净内心给鲁迅带来很多慰藉时,其实也能明白他在面对复杂残酷的外部世界时的冷峻犀利与孤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在《两地书》里,那些从“广平兄”到“害马”,从“亲爱的老师”到“小白象”的信,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温柔与细腻。再就是有了海婴之后,老来得子的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种乐在其中的状态。那些时候,鲁迅的文章也往往是更为温厚饱满且不失深刻的。认识温柔时的鲁迅,其实是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激烈时的鲁迅。还有一件小事,出自好友川岛的回忆:鲁迅特别喜欢做的家乡菜是干贝炖火腿,对食材和做法都很讲究,干贝要粒小的才好,火腿要金华的,要慢火,边炖边撇去浮沫,直到炖好,味道极为鲜美。此事虽小,却可见鲁迅性格中耐心、细致的一面。由此联想到他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常在家里抄古碑、读古书的事。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他为了排解寂寞,不如说是他将自己的学问思想小火慢炖的过程。

最耐人寻味的一件小事,是鲁迅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在床头放了张小图片,内容是某位国外画家画的一个在风中奔跑的女子。在无力读书的时候,鲁迅会不时拿起这张图片注视良久。他为什么要反复看这张图片,看的过程中在想些什么,就连许广平也不知道。这件小事,让我们意识到,鲁迅对自己的情感世界是隐藏得很深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日记里几乎都是大事纪式的文字,绝少透露与个人情感相关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种隐秘性看作是他留下的另一种作品,只是里面没有文字。



勐海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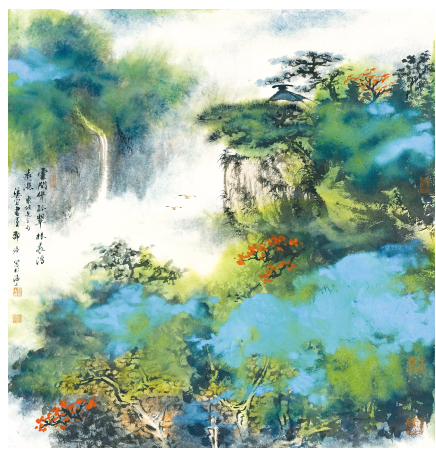
金陵怀古

陈曦浩

滚滚长江流尽春,
六朝宫阙碾为尘。
频频回首沧桑事,
王谢悲歌愁煞人。



二云间竹孤翠
(中国画)邵琦



在理想的春天里漫步城中

傅月庵

之一
“吃不开也能看得开,看不开也能想得开”,我常会自己找乐子,以便出离困境,说来很是阿Q,却自有一种乐趣。

昔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天天挤公交车进出市区,塞在人群里随车摇晃,晃啊晃晃晃出一个乐子:搞清楚跨河大桥施工缝有几条?施工缝是桥梁为了防范热胀冷缩特别留下的。引桥处相对细小,桥道处颇大得覆盖钢片。只要车一上桥,随着车辆的颠簸跳动,细心留意便可算出施工缝多少。就这样,我想到就数、无聊就数,数得不亦乐乎,甚至还抄在记事本里,最后确认数目为“4、9、31”:上桥引桥这边引道短,4个小缝;桥道大缝有9;进入市区这端引道长,竟多达31小缝!确认了这个能干嘛?不能!尤其这座跨河大桥前几年早经拆除重建,4、9、31死无对证,更显得无意义。然而,这或许曾是全世界我一个人所独有的秘密知识!——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不都这样说吗?无益者,又不会害人呗。

之二
浮生需要偷。偷得半日闲,友人家喝茶。先喝“岩茶”,再喝“凤凰”,喝入港了,竟拿出“鸭屎香”款客。果真偷对了!穿越半个城市到家,犹然满嘴“鸭屎香”,真是厉害啊!不负春天不负茶。

之三
大楼旁,有三五棵樱花。生在富贵人家,自有专人照料,却也没长得特别好,毕竟土壤不对。春暖花开,满树绽放,不多枝却也也可一看。看看想想,想到王国维的《玉楼春》。这词写于1905年,王国维28岁,竟已感叹“少年非属我”,若非强说愁,也只好相信古人早熟快老死得早,王国维才50岁就不想活了,一生建树不少,算一算,大约不停赶路,难得闲下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包括这樱花、这大楼、这富贵人家。

之四
很久不见的朋友,两位,一起吃早午餐。餐点份量刚好,咖啡可续杯,天气不冷不热,开窗很适合。无人迟到,谁都不用等谁;坐下来,想到什么就聊什么。往事、文学、写作、脸书、八卦、动态……不至于冷场没话讲,也没人不识相喋喋不休。聊聊乏了,走到阳台看看对面屋顶的猫;拿出手机划两下回条讯息,回来继续。来回两三次,两个多钟头,事事都如意,差不多了,一起走到巷口,挥挥手分道扬镳,慢慢踱回办公室,继续工作。

理想的春天。周末午前后。

征文启事

2005年7月1日,东方艺术中心在浦东丁香路盛大启幕。一路走来,无数个难忘的瞬间,构成东艺二十年的璀璨篇章。

二十岁庆生,台下的你们,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此特别纪念之际,东艺联合新民晚报“夜光杯”推出“我与东艺的20年情缘”征文活动。

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与东艺的故事”等你来讲述!

从最初的创意构思到最终上线,需要经过多个关键环节。策划不仅要明确产品的目标人群,挑选合适的IP,精心设计玩法并反复验证、测试、调整,还要在卡牌立绘和UI设计方面与插画师、平面设计师密切沟通,确保最终呈现的产品符合预期。在这个过程中,平衡游戏的趣味性、策略性和商业性是一大挑战。

作为一名卡牌策划师,我们通常会从产品面向的年龄段以及市场上的优秀产品两个维度出发,根据不同年龄段用户的需求和喜好变化,对产品进行升级调整。卡牌设计是卡牌游戏的核心。他们在设计卡牌时,会结合IP内容和游戏玩法,尽可能还原角色设定,并通过数值和技能的差异来确保每张卡牌在游戏

十年前我在东洋大学做海外短期教授时,住在文京区千駄木三丁目上的大学国际会馆,授课之余,常在附近游荡。一日,穿过不忍通(街名),在小巷内乱走时,无意间邂逅了“谷中银座”,一条留存了昭和风貌的商业小街,后来成了本地人和外来客打卡的网红地,平日就是熙熙攘攘,到了周末假日,就是摩肩接踵了。

我是从西向东进入,一般人都是坐了山手线电车,从日暮里站下来,从一处台阶往下走,就可看到商业街的人口顶端,有一块三角形的街牌,用汉字和假名混合写着“日暮之里 谷中银座”,一条长约170米、宽3—4米的小巷上,竟然挤进了70余家商店,一半的店家,只有半个门面而已,两边的房屋,一层到三层,既有木屋,也有砖瓦和水泥结构的,真可谓鳞次栉比,怀旧风的路灯杆上,布满了电线,这正是昭和风的特点。这里大概以前常有家猫和野猫出没,卖点竟然是各色的猫,街边有一对招财猫,一个模样憨厚可爱,一个诡异狡黠。有一家店,专门做猫尾巴形状的烘焙点心,形形色色,一根130—160日元,常常是门庭若市。还有一家店,卖印了各色猫的图形的帆布袋。10年前,还有人在街口江户风的木屋内开了一家咖啡馆,曰“猫卫门”。日本人也很喜欢蹭热度。

两边的店家,真是五花八门,吃喝玩乐,应有尽有。一家小铺在卖昔日人字形木屐和人字形草编拖鞋,真的久违了。现做现卖棉花糖的摊边,围着一群小孩。一位大哥在铁板上兴高采烈地炒着炒面,这是日本人喜欢的简易食物,价廉物美。有一家“洋灯屋”,专门卖各色装饰精美的传统风的挂灯和台灯,有点像我在越南会安见到的街灯或门灯,价格稍贵,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女性。门口挂着状若大盘子一般店招的“吉金吉园”,是一家茶叶店,也兼卖茶壶茶具。也有一家专营世界各地咖啡豆的,产地哥伦比亚的最多,也有第一次听闻的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的,日本人喝咖啡还是蛮讲究的,有一大批咖啡通。一家门面很窄的店铺,人头攒动,门口挂着红色的布帘和灯笼,用假名写着“目鱼烧”,就是烤鱿鱼,香味从店内飘到了店外,弥漫在街上。有一个头缠布巾、留着小胡子的大叔,在只有三分之一的门面内,现做现卖炸鸡块、炸鱿鱼、炸沙丁鱼(这些都裹上了面衣和面包屑),炸肉末土豆饼,价格每一件100—150日元。我在这里,买的最多的,是便当(都是现做现卖),荤素搭配,我买回住处(在微波炉内加热后,充作午饭或晚饭,每一份500日元(不知现在是否有涨价)。这里还有昭和风的居酒屋、小餐馆,卖折扇的,卖日本漆筷的(我在这里买了好几副),卖新鲜蔬果甚至海鲜的,价格相对低廉,四个装的香蕉,两袋150日元,一棵西蓝花,100日元。还有一家米店,屋内黑黢黢的,门口放了几个厚纸的米袋,零售各地的大米,一旁的小桌上,放着几块自家制的手年糕。有一个小门面,在卖各地的日本酒,考虑到顾客大都是从远处来的,这里主要是品酒,有一种“甘酒”,类似我们的酒酿酒,装在一个不锈钢大锅内,一位大叔正在舀给客人,一杯200日元,也买一杯尝尝,温热的,酸酸甜甜,喝多了也会醉的。在街口外的一幢公寓楼下,抬头看见一幅招贴广告,竟然是,晚上八点开始,有肚皮舞表演!

这条小街上的商品,几乎都是手工自制或是自家采购,有特别的图案和标记,价格大抵公道甚至低廉,从早到晚,氤氲着浓浓的烟火气。我先后去过五六次,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街口东面的台阶边,有一块石碑,镌刻着“晚霞·渐渐”,晴日的黄昏,站在石阶上,透过低矮的小街,可以慢慢欣赏日落风景,晕染黄黄的斜阳,把周边昭和风的街区染成了一片金灿灿。NHK的电视小说和诸多电影,都在这里取景。“昭和”或许是它最大的卖点。

徐静波

昭和风的下町

十日谈

新360行

责编:沈琦华

最初的工会指导员经形,如今已演变成了职业化的工会工作者。